白華後稿

白華後稿卷之十二

南滙吳省欽沖之著　　男　敬樞星宰　校字
　　　　　　　　　　　　徹沐起元

序四

江西德化余氏家譜序

壬子秋予典江西試還　朝道湓城余君運城率其子霈元走謁於館舍別且四十年矣詢之知以歲貢需次校官不與試而霈元卷薦不售越乙卯舉於鄉爲予延入學幕家問不絕寄予家譜一編求序譜之言曰余氏出秦由余其聞者宋曲江忠襄公靖爲最江右之余出分寧其後由都昌再徙德化累世蕃盛登仕籍者數人

籍學官弟子者數十人惟遠祖浙江左參議諱文獻者以嘉靖甲辰進士起家故進士貴子考凌氏統譜明以前載余氏二十九人而江西得五明進士題名碑錄余氏九十五人而江西得十六第凌氏列元淮西行省左丞忠宣公闕合肥人而不知忠宣之父沙喇卜藏固唐兀氏（今譯改塘古忒氏）以河西武威人官廬州忠宣遂以州人登進士又忠宣死事時殉者十八人有知事余中凌氏既譜忠宣而於中則又遺之譜中可譜忠宣不可譜忠宣而不及中更不可也西江志言文獻官浙江左參政是又在參議之右與譜小異往予居鄉時有余俞二家

相約爲兄弟聞者以謂余从人俞从入苟不識字焉能辨姓至如吳出泰伯虞出唐叔皆姬姓而上古之氏有虞無吳吳即虞省文猶虖乎嘑呼虨彬處処櫨柤之類虞之氏又有出虞舜後者譜牒之學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幸相系表會有幾家由是而進士不得不重要之士之自立與否亦不必以進士爲引重也予家之進士自季父世賢始占籍奉賢後歸南滙而乾隆戊辰進士碑錄皆書湖廣漢陽縣人是碑錄不無誤矣恩貢拔貢歲貢副貢行文家得稱某貢進士雖竊附進士之名而於義無所害焉君嘗從予季父遊故予與君父

子不啻祀羣之詛旣惜君之未得以進士進而又卜霈元之必有以昌其家而光其譜也縣之名德化者二冠以江西別之閩藍史例云

成都郭氏系譜序

郭氏功名之盛子姓之蕃衍莫過於唐中書令汾陽忠武王子儀有子八壻七自談賓錄作子七人壻八人沿訛至今丹青家徵爲故事王子孫尙主者四而曖爲第六子尙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曖又有四子金元二史郭企忠郭寶玉傳皆歷叙其先世以爲王後裔而顏魯公撰王父祁國公敬之家廟碑言王兄弟九人寵多族

大信有自耳今大興令成都郭君立誠爲予視學時所得高才生頃出其系譜示予言王子若壻與史合又言暖四傳至光祿大夫瞿遷吉安之十善鎮其後遷白沙遷錫州遷攸鎮遷烏兜遷定南皆不出吉贛境凡三十餘傳而君之祖懋臣從祖贊乾以我　朝雍正初由定南遷四川之隆昌繼遷成都君父諱其逖胚胎家學鄉試八薦不一售齎志中壽有六子舉厲文行而君以優行貢成均歷京縣贈兩世如君官階朝議大夫葢累世播遷之狀啓佑之心庶幾以少慰矣君之請序於余也以舊譜號叔之子書周武王封於東郭後以郭爲氏致

疑余惟虢有二虢仲之後爲西虢滅於晉虢叔之後爲東虢并於鄭鄭氏氏族畧其以國爲氏者虢下有郭猶之韓後有何春秋莊二十四年郭公公羊音義郭音虢亦如字莆田鄭氏曰虢謂之郭聲之轉也然則郭郎虢東郭即東虢吳興淩氏所稱周文王季弟虢叔受封於虢或曰郭公因以爲氏差可依據也郭之望在華陰馮翊而自隗以後若解若憲若躬若鎭若巨若泰若賀若丹若伋若昌若璉若欽若亮若玉著於漢若淮若成若嘉著於魏若琦若誦若奕若璞若荷若文若默若舒若翻若希林若翰若瑀若澄之著於晉其著聞俱在王以

前而王之功名與其德克以昌後後唐莊宗時宰相豆盧革韋說等附郭崇韜以其姓郭因以爲王後裔崇韜遂以爲然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笑之第通譜附籍之風自唐始盛唐之國姓無定論焉則以居得姓之東郭北郭豈必無譌爲單姓者且子雲之序揚氏以爲其祖食采晉陽後爲陽侯張衡言晉大夫食采於陽爲楊氏有罪而楊氏滅無所謂楊侯者陽之從楊若揚其形譌異況號郭之以聲沿轉自唐時已然耶守是譜者深思夫播遷之狀與啓佑之心奕世載德自致功名安見華陰馮翊之外不於成都著望哉

蘇門山人詩存序

菱湖為歸安一聚落居人僅千戶而誦弦答響每鄉舉舉五六人少亦三四人 國朝來冠南宮者三人孫氏有二見龍康熙癸巳辰東乾隆壬辰及第者三人孫氏亦有二在豐康熙庚戌辰東見上予三主浙闈孫氏舉樹本樹階科名之美僂指焉莫之先也予里居杜門今中秋後八日閽者投樹本兄弟去秋書言族兄奕升以戊午北闈特奏名 賜舉人已未試南宮特奏名 賜檢討南歸舊里挈舟三日程走謁幸定其所為蘇門山人詩而序之予初不知奕升奕升時年八十一長予且十年蒼髯岸偉耳目聰明嘗

應子兩舉皆罷去其祖惕崖（諱國珍以康熙癸巳舉人官錢塘縣學教諭）考沅亭（諱汝馨丙辰博學鴻詞徵士是科舉人）兩翁窮經樸學舉正南雷西河經說甚夥登師杭氏堇浦厲氏樊榭壯而貢太學衣食於賓幕講席間其舅氏泊村沈太守瀾其友朱翰林梅崖皆嘗序其詩其請予序若心折予之詩若文而予詩與浙派少異趣良以陶寫性靈發揮忠孝流連光景刻畫豔態四者不可偏以廢至堇浦樊榭音不盡出之雅猶南雷西河之學之不盡醇乎醇奕升遊堇浦樊榭之門而取其長舍其楛其曰蘇門山人者祇取孫氏故事而其家世故菱湖當少日從官于杭即南屏山麓孫

太初故居世所稱高士塢者搆數椽於其旁請山舟侍講扁之曰少初山房擬投老於此予以太初家本三秦不爲獻吉所束縛雖終老苕溪相偕五隱而西湖上一僧一鶴一童子煎茶之況至今特稱之奕升負才俊拔不得志於有司即予亦難以辭失士之責其入幕固不能如唐人之薦援其主講又不能如宋元人之署官祇以年老授衘赧勝於及第之追賜使蚤登著作之庭抉發其先人與其師之學經國大業不知當復何如乃憔悴專一之餘忽嘗禁臠抑以見　國家元會盛際翔洽周徧如奕升所遭蓋湖人曾有受之者歟予吟覽數四

凡半月而論定中年後往往神似小長蘆釣師而奇崛奮發渾以中和信有如鄭繼之稱太初者其曰詩存蓋奕升自刪什之四予又刪其四之七八是奕升之願望而亦以塞樹本兄弟之請也夫

丁孝子旌孝錄序

女子年三十以下夫死不改適謂之節男女子子婦事父母舅姑有性行謂之孝節孝庸德也功令有旌所以正人心端風俗非名求名應之謂也近世縣存志列女門樹坊立扁節非槩若作志者不敢去取其間謂致鬼責彼以孝書以孝舉者每州縣數年數十年不能一二

人間有之亦惟是強者割股弱者廬墓勉至之而未必性與行之俱至故孝義祠節義難婁人丁履豫叔安既棄儒則日綜兄履恒履謙弟履益醫療修脯之所入以養母母兄以其不願娶為置妾妾有子遂不入妾室竟日夜奉母居嘉慶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母將殞畫師貌母象履豫諦審良久俄長慟仆地遂絕年僅三十予考明洪武二十六年之令曰臥冰割股上古未聞倘父母止一子或割股而喪生或臥冰而致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自今聽所爲不在旌例其後或不旌或旌而庽澆激薄要有難人之所難者至如隋之田翼

唐張倫女子斂直妻張氏一以慟母絕一以慟父絕二史不詳其他事要之以孝而死非以死而孝較冒賊刃奪虎口者之所爲其朓朓慘慘哀不能勝莫之致而至矣嗚呼使彼果有殉死之心則絕水漿絕食何詎不可稍延惟不期絕而絕一絕不復甦此所以罕見於史書乃履豫丁强壯之年蹈毀滅之戒其行絕殊其德庸甚君子哀其志原其情夫何忍以割股廬墓之所爲相提並論也履豫少事父如事母不具書而履恒履益以醫療修脯之所入委之履謙以奉母其亦孝乎惟孝哉曰旌孝錄者錄其事實結狀牒詳題覆之實而詩若文附

爲嚴璩字叔安今結題曰孝子從東海孝婦例也

孟子篇敘序

太史公稱孟子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漢藝文志依七略稱孟子十一篇風俗通稱孟子中外十一篇中猶漢儒林傳言中文中古文蓋祕閣藏本卽今趙氏章句本其外書四篇曰性善辨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正則當時學官本民間行本而趙氏不爲之章句者也章句每篇分上下凡十四卷序全書之首曰題辭系每章之末曰章指系全書之末曰篇敘篇敘者敘每篇第一章相次之義頗近穿鑿不若題辭之醇乎醇而每卷首又各

有篇叙其題辭明嘉靖監本經佚去賴常熟毛氏刊汲古閣本取以傳又錢氏曾讀書記謂篇叙世罕得見藏書家宜廣其傳錢氏多善本而猶佚去篇叙若章指與每卷首之篇叙為宋孫氏割入正義淆混不真賴曲阜孔氏繼涵於乾隆間得真定梁氏影寫宋槧本畢盡心後章指之祇存梓匠輪輿章者悉補其闕刊而行之卽每卷首之篇叙不可復辨而章句全書亦以復還故璧矣離合顯晦之故聖賢心迹存焉非偶然也雖然複柱述聞豈無遺闕談理猶易徵事實難予嘗序海寧周氏廣業孟子四考其時地出處考較之逸文異本古注三

考尤極典要爲孟子功臣項姜子孺山出所撰孟子篇敘相示敘序本通然與易序卦之旨異盡敘其章之所以連與篇雖分而章可合者敘七篇中所見之人還之國敘國之人與事與地以還孟子之生卒年歲出處先後名因其舊知獲其新凡史記古史通鑑之牴牾讀其書論其世知其人視周氏所考時地出處事詳語簡蓋然粲然各系之每篇之下尤便循覽其他考文辨義與正名物制度之繁猶其易爲者也梓工既蔵以發凡語意未盡爰述趙氏之書不名注名章句而姜子之篇敘與趙氏不同庶讀者有以考業云

程愛廬雙松圖序

愛廬侍御以辛亥秋奔本生張太夫人喪歸松之朱涇旣葬主講府大梁越癸丑七月亟歸省錢太夫人命以秋暑熾請杪秋而行不可則八月二十日抵家錢太夫人疾且病洎二十六日而卒終事無悔微孝感不至此錢太夫人爲太傅文端公女年二十 而寡張太夫人三十一而寡於令甲一得旌一不得旌貞志競爽教侍御績學厲行成名以遂顯揚之志其撰一也先是歲戊申侍御請急歸葬兩太公壙涉園居之涉園者程舍人珣四園之西園園有嘉蔭堂爲錢太夫人起居地嘗指

堂前松二株謂張太夫人曰吾娣姒猶此矣此侍御雙松圖所由作也間考詩雅頌春秋左氏傳戴記曾論松柏每並稱其性陽剛其材宏鉅其節目多且堅松爲千木之長其文從木其音從公爾雅釋柏不釋松而於樅曰柏身松葉於檜曰柏葉松身松柏之得天也獨乃其實無不同第松以喻高隱柏以喻義烈松舟寫憂衛女於父母未終時作以禮自止君子美之抑傷之至邶之柏舟本仁人不遇而作朱子以謂衛莊姜詩鄘柏舟則衛共姜自誓之詩是以後世言女節者言柏不言松言松必言喬喬爲父象兩太夫人不改柯易葉之心不彫

之操毋道也代父道之終矣當文端公致政後
純廟御筆喬梓圖以賜喬言高言上竦爾雅之釋木三
言喬而三者中特言楸蓋栢欆椅梓之木多與楸類故
皐楸以概其餘彼召南之喬木其木不得而知惟木以
上竦之故而不可就息女以貞潔之故不可犯禮而求
孔疏之說詩爲最善且南有喬木之義未始不通於柏
舟一以終言一以初言禮義之化成慈孝之理備是圖
也傳彼鄭氏之松七杜氏之松四陶氏之松孤烏足與
較量哉葢使予抱松楸之感也

居巢陸氏族譜序

有姓而後有氏有氏而後有宗有大宗小宗而後有族姓一而氏不一氏一而族不一春秋傳高陽氏才子八人高辛氏才子八人爲十六族晉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叉羊舌四族是也氏族之學不明甚或幷其姓而失之如信都耨氏其先本爲陸大陸爲姜姓而其後去大爲陸蓋以鄉爲氏之陸鄭略謂宣王少子通封平原郡鬲縣陸鄉鄉故陸終地第齊宣時安有郡縣之名且姓譜謂陸氏自通始卽楚狂接輿鄭何以略接輿之通而取齊宣少子之通可知漢魏以前世次茫昧雖傅經籍志譜系篇唐宰相世系表其間所載不盡如世紀世

本之可信不可盡信而未必不誣其祖今陸望莫不云
平原若吾郡平原村亦以機雲著門第偏重附會遂多
微獨陸之氏爲然已陸君僑南以名進士教授吾郡出
所修族譜示余其始祖爲明永樂間自吳遷巢之華一
公公四子別爲四門君于世得第十君後又得五世凡
十五世其在勝朝官於朝者二人皆中鄉舉其一殉崇
禎七年流寇之難今則遊於庠貢於成均飲於鄉通於
仕籍者不下三十人而成進士則自君始君長子炳奎
亦已中副車家門蕃衍衣冠蹌濟其昌熾將未有艾其
譜首系圖次紀續有善書有大不善亦書以示警肖姓

及本非始祖後而累數世不能改者別著於錄恩明詎美簡而該核而不濫吾祖也吾知之不可知者闕之雖歐陽氏蘇氏之義例莫之過焉矣譜之創與修者曰七世孫侯選訓導龍騰　世孫選拔貢生　皆有功是譜者並著於篇

壻上海喬淦玉瀜覆校

白華後稿卷之十三

南滙吳省欽冲之纂　男　敬楓星宰　敬沐起元　校字

壽序一

陳母楊太恭人七十壽序

五管介處嶺西丹銀竹木服御之産較不逮嶺南郎大家右姓聚處數萬指蟬聯登第者亦少概見歲庚寅予典行省試解禮部四十五人而北流之陳儁其三貢國子監九人而陳又儁其一考前後鄉試榜榜率儁陳一二人竊以念山川清淑之鬱積於一門抑其家之讀書修行有以致之非偶焉已也今戸部主事前翰林院庶

吉士陳君科銷爲予所儁四人者之一明年乙巳二月母夫人楊太恭人躋壽七十科銷乞予言寄歸侑觴而因爲序之太恭人毓粹名閥幼習禮教年二十歸贈朝議大夫融泉公公受廩於庠省試輒不利以不獲光其先學正公孝廉公之業爲憾雪窗雨隴未嘗有內顧憂堂上人歲翁滫瀡甘滑之奉胥太恭人是賴故娣姒雖有七而鉅細家政多以填委於科銷兄弟甚慈而嚴有小過輒予撻記洎科銷受官訓以勉職業毋炫徵逐科銷同祖弟科錫早孤露撫之若已子戚族有不自存者多見周恤諸弱小息多就習女紅受女訓既貴而約既

詩而勤里之人稱女大師孫曾遴郄融融怡怡信乎其賢母之福已予觀詩曾頌如言壽母詩所言女德若采苢終風柏舟載馳大都處不得已之境其士大夫之妻采蘋言齋潔雞鳴言靜好祇人道之恒易恒之德爲貞故家人利女貞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孔子祇書一伯姬誠以婦人之德必不幸如伯姬而後乃以名於世彼采蘋雞鳴諸婦人錄之詩不必錄之史太史公不傳列女猶此義耳太恭人幸處其順無冰蘗以近赫烈之名乃恭儉慈惠備舉夫婦道妻道母道之實雖寢門萬里科銷力未遂迎養而名在

御屏萬鍾可待有季啓處

綵衣兒戲視四牡北山之詩人其厚幸宜何如者予誼處通門闕見彰著從史臣之後執筆而撮其大凡後之言獻西臺範者其有徵信也夫

樊省夫六十壽序

明東鄉艾氏南英言府州縣學生應學使者歲科試之苦臨川陳氏大士言其父爲村塾師一言一動不離學究家數往予心竊非之意艾固滑稽玩世陳殆心溝其父耳府州縣學生爲致身科舉之路人貿科舉科舉何嘗負人且窮年抱槧求一廁府州縣學生而不得者何限陳旣失言艾亦求爲得也會稽學爲浙江大學學生

數百人其俗多族居而梅山善港之樊氏著籍者蓋數
樊祖仲山甫自東漢壽張侯重以下世次秩然其尾遷
臨安者自三十四世宋學生安國始其遷善港者自四
十世可儀始又十四世而至廷簡以府學生舉乾隆已
亥鄉試予實貳試事榜發來謁並出其尊甫省夫處士
之文金進士傳世許以天崇人真面目者也廷簡貌樸
而訥吶絕不類其文而處士少失怙於弟為季所分屋
數椽田二畝夙善病修脯力不贍塾師陳謝夏三君者
愛之皆過於同舍任孺人歸室則告曰吾不及事吾父
幸善事吾母吾少依兄嫂亦不可不敬事也伯兄邱嫂

歿撫其孤有成仲兄歿二十年竭力襄葬營所分田以畢仲兄之債褐衣疏食席硯代耕其不贍修脯者一如三君者嘗曰所以待處士持金進士心喪經人共師于口若一籍諸生三十年頃始舍去廷簡今稍食其報而厥弟五人漸次鵲起天之將以昌之而始以嗇之人之始以難之而將以豐之自予習人事以來見夫素封之家游宦之子視兄弟姪若路人其暱之則藉以為利日朘月削猶恐不足而縕屏革帶者流食力不給惻然皆孝弟之心此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而天必不使之久鬱鬱者廷簡兄弟以處士之文為文尤當以處士之行為

行枝葉雖茂胥此本根誦芬詠烈殆無有過於是者彼艾氏陳氏所稱尚謂之知道者哉吹笙鼓瑟朋酒貝陳雖坐窮有感於予言也

于母王太孺人七十壽序

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說者推之妻代夫之終臣代君之終其終也抑其成也成之效不同而所以成之之心與力無不同詩春秋所載共姜伯姬之節祇潔其身而止自列女傳載孟母斷機三徙事而代終之義始立然或心與力冀以終之而天不悔禍又所生衆多雖嚴父不能必其子之盡肖傑焉寡鵠斯教斯率立身揚名若節

獲甘若薔山于母王太孺人其大彰明較著矣太孺人
為兩江總督王公新命曾孫女門廕鼎貴家範肅然從
其考子端司諭永川櫛縱緘紛舉以身任讀書解大義
聞人言忠孝節義事慨然如已親之洎繼室贈公雞鳴
昧旦勸勉厲學公廩邑庠有聲僉以謂光其考刺史其
王父太守之業承家科目指顧可俟值秋試殁于會城
太恭人生男子子五其第六子尚在腹而前室段孺人
遺女子子三長者僅及笄伶仃孤苦諸婢僕悉散去公
繼母李宜人般待仰事不一年刺史有核減官項追呼
星火族人傳語太孺人以兄公雖物故有後當分償帥

其產已出質尚可斥賣數百金太孺人曰以君舅遺產了君舅官逋吾無憾賣兄公出質之產以肩吾數百金其如兄公後何遂盡斥已產及衣帔簪珥以償後十餘年兄公子皆自振贖所質而均分之人於是義其門而嘆太孺人之隱忍窮餓晝舂宵杼兼子道父道之全無乎不陂無往不復理固以操之劵也太孺人嫁女子子皆以賢孝聞其所生六男子先後入郡邑庠炳煇先後拔貢炳又與瑛先後舉於鄉戊戌冬煇試吏粵西權灌陽富川縣旋知來賓縣板輿就養不改疏布詢煇日決事稍不協輒予譙讓閱五年而煇以疾去炳時試令皖

江假莞籓庫迎太孺人至署其三五弟旣臨侍㷱亦病起道院入都院僚吏上太孺人壽間讀常氏士女志贊如南鄭楊拒有四男二女拒亡妻劉教之兄弟爲名士廣漢王敬伯妻梓潼文氏有前夫人子女並巳所生男子三女子二撫育恩愛視繼若一王氏遂以世與章志貞教斯今婉昔至孝友風義之美有劉與文未之聞者安貞協吉茀祿方長迴思迎輀返旐之初雁雁牙牙藐孤誰託氷天暄序曾不踰時此天道所必然而握管彤者樂得而觀其旣焉予曩忝宋風題太孺人之所爲不易以槪七句告躋斑衣有踐薇語喆昆其聰穮賢母之

訓以揚顯於無窮而可哉

丁簡齋七十壽序

吾門丁孝廉溶好學工文章留京師數年冀得一遇以慰二親以顯簡齋隱君之學此人情之所同然於養疑有不能顧也世之人子無不思父母之養遇則祿養不遇則耕養或父母善自爲養不必其子之養養在志不在力苟父母志其子之出而一遇而子不離左右以爲養無以爲悅親抑無以爲壽親焉矣溶二一兄一弟自君曾祖祖父累世享大年年五六十始有子顧無別子君少棄舉業奔走江淮間求菽水之養家稍給從書賈假

異書且鈔且易且購日夕研覽稍暇輒爲詩由三唐溯之六朝漢魏以窮其源放而之宋元明以極其變由是參之史以求其事本之經以求其理博之星歷卜筮種植河渠諸家言以求其用覓句閉門嘔心擢胃教化廣大歲成一集以其習於咀咬之經導引之訣年及七十神明不衰蓋不獨家世多壽固以稟之所生而儒人稚子枯棊濁酒凡沖和脩遠翛然自得之志志乎古不拂乎今足於己無待於外溶今者之志不過世俗之見云然於君寧有加損也歟間考唐以來詩最名者孟東野年五十二元微之五十三韓退之五十七杜子美五十

九若白樂天蘇子瞻亦未至七十七十曰老而傳傳以學猶之傳以位耳洛兄弟傳君之詩養君之志子孫逢吉苟合苟完雖樂志論盤谷序泌上篇之所云有無以易乎此者君姓名與近時龍泓居士同字與袁大令枚號同號與予弟省蘭校理同名字相配古今類然三人者先後不甚遠非有迭相慕向之意要皆以詩文名於時綜君之姓名字號而著之庶春城寒食之詩不妨同時流播也吳興清遠茶筍正熟奉觴引望白雲遄飛謹以聞之洛者貽皋之以爲壽如此

蔣聖木七十壽序

乾隆五十年正月辛亥朔越六日丙辰

天子懋纘

祖武舉千叟宴於乾清宮自王公卿尹武士封公屬籍未仕致仕者限年六十以上三千人爲斷薄海來蕤師師秩秩涵和詠仁邁古饗老吾門蔣聖木楷以注遷縣令與其鄉蔣太僕良騏封編修周進士之鳳與焉太僕固朝官進士來就子養聖木聞　詔娖裝投牒將禮部幾以入滿見尼寵際盛筵便蕃十賚適是秋七旬揆覽乞予文壽之壽之文始自明代每類於俳優者之所爲若常人而與非常之典其遇不可謂不隆即其文亦

庶以徵于後也聖木籍諸生三十年以序貢太學留肄
三年主選訓導會予主文廣西舉鄉試以去於今當銷
其所注者而以知縣注盡是時年五十五矣使聖木不
獲舉當蚤授官乃舉後十二年
天子簡四科以上舉人試授吏事其次授教職而聖木
不獲與依人遠館貿貿入京幸而如所願以去予向疑
臨川李氏被記康熙壬寅宴事以謂千二百餘人四人
一席當未得實茲宴倍廣專席同席以爵位為差人賦
一詩不能者內翰林代賦都為一集雖成數三千而吾
之門自聖木外未有與者即吾郡獲與者亦止一人國

老庶老千載一時以覩夫侍禮闕通仕籍之比比而是者其厚幸爲何如彼減年應官與夫督撫重臣之及年而有故不得與者於聖木不能無以羨哉聖木有子二能力穡服賈以養而聖木若欲以有爲禮七十曰老八十曰下壽百日中壽百二十日上壽壽之於聖木未也其當養則老也故事禮部試　賜下第舉子八十上者檢討銜七十上者學正學錄銜又明年聖木將集試矣夫亦安知其不獲第者而銜固無不授也且又安知其不簡授吏事授教職也徵此宴吾幾疑聖木之未七十矣

壻上海喬淦玉繩覆校

白華後稿卷之十四

南滙吳省欽沖之纂　　男　敬樞星宰　敬沐起元　校字

壽序二

邵梅林七十壽序

古獻壽之辭以詩不以文其爲辭以祝不以頌條舉件繫其人之生平發之於幹以侑壽觥自明中葉始也羅念菴顧亭林黃梨洲謝祝辭祝之文或駢或散悱惻動人然梨洲以人子之壽其親大約在六十後蚤則五十是我生之辰雖不必自爲壽而人子無不可爲親壽壽而乞言於人猶古正告於先生君子之義也予同年梅

林邵君生梨洲之鄉求聊孤露四十而舉孝廉賀客塡
座觀優演孟母故事君涕洟被面此後不復與聞樂又
以太夫人春秋高不敢遠膝下比卒養年已六十故籍
禮部三十年未嘗識禮闈予亦迄不獲識君去年四月
予磨勘會試卷至嵩嗣編修玻對策歎其研貫經史不
墜其鄉先生之緒遠以後進禮謁言家有餘師自就塾
後見通志堂所刊經解皆丹黃校勘不第如望溪方氏
之僅經一過即家間往復至今不涉行草一筆此雖精
神强固足以操上壽之券抑以見精熟宋五子書而體
味夫窮理主敬之學者不遺小物若此矣君之學未甚

顯於世其未甚顯於世直以重遵其親洎瑛掇上第遵玉堂鄉之人多瑛之學而尤多君之學與其行君每言古無生日禮既孤則更不可故雖遇生日不受親舊一卮酒今齒登七秩正

聖天子推仁布德廣宴千叟之年向使君就養京都當布席授杖與上方珍異之賜而鄉園樂志不世之遇散以俟之後時康强逢吉相莊無恙俞夫人少於君四歲閨闈之內雍如秩如鄉之人曁年家子弟詣予請爲一言予惟東坡在海外時其子過時出一篇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且比其文以金玉珠貝瑛以上第顯其親不

難自以金玉珠貝之文娛其親而爲壽第以予之固陋
要能頌君學行之實之大而無取乎夸張侈大之言南
陔具奏嘉賓燕綏聞其風者亦油然而生孝弟之心也
夫

曹母朱太夫人八十壽序

今戶部尚書兼管順天府事歙曹公以大雅宏達之材
起家翰林直內廷歷大用歲柔兆敦牂如月　命察
兩浙倉庾虛實瀕行頒玉無量佛數珠如意杖貂幣冠
以　御書南陔衍福扁額使使齎奉至家淸侍浹旬
壽太夫人八十然後還朝萬流忻戴傾聽朝野僉以謂

太夫人生長膴厚而惇尚節儉衣帔有一二十年不改製者惜福者福自應之宜壽一丞娴婦功曰嬪從手操井臼以贍公客遊遠持家政幾四十年流水戶樞宜壽二兩家故巨姓仰給者無慮百數十人撫贈公之甥甥女六人如所出鄉黨告緩急必濟宜壽三三者舉足以壽矣壽固福之濵矣乃太夫人之德之大者事繼母以孝閒修婦職不以戚姑係已之姑弛其敬事兄姒必請命行語曰南陔廢孝友缺承學之士猶難以言之此不第已貴而勤已富而儉與夫黽勉有無之求而惟奎章褒美之有以旣其實也小雅鹿鳴之三篇燕羣臣

勞使臣遣使臣而作至南陔之戒養白華之潔白華黍之時和歲豐毛公次之魚麗之後與由庚三篇同爲笙詩詩辭既佚束晳修鄉飲酒禮述小序之旨爲補亡詩六首昭明取冠選詩而後之人或少其意味我
皇上治內以天保以上治外以采薇以下比取
御製補笙詩揚扢中外俾樂工奏諸鄉飲順天爲首善地及今春始舉之省欽從公後迎賓送賓聞笙入之奏以戒養始以萬物各得其儀終翕如繹如皦以歎蕪蒸融液化民成俗之美曾未淹月而公甫書來使俾慰懷歸
寶翰稱皇特有取於笙詩之首南以長發言陔

以雝言以戒言而笙以生言又可徵之雖老之義觀古
盛時體臣下之情以孝治天下於其遣則送之以禮樂
而有光華於其來則以有功而見知而曲遂其致養之
志故四牡之詩一言將父再言將母凡所言靡盬言不
遑者祇先事靖共之意而要之事無不集即親無不安
歟之燕則以美天下之爲人臣爲人子者而王道於是
乎行歌之鄉飲則以教天下之爲人臣爲人子者而王
道於是乎明笙奏諸篇猶此義耳太夫人之教公兄弟
也嚴而人子之養其親至公而無以尙徵特夕膳晨飧
哲之詩不足以言卽四牡詩人之父若母視太夫人何

如哉然則觀大夫人之致孝而福以臻觀公之致身以致孝而福以衍彼無辭有辭之辨誠夏昄夏之考初不暇舉舉其大者以誦

侍讀學士王公沈恭人壽序

古無上壽之禮而書詩多言壽此後世上壽之辭所自也書傳壽百二十年左傳注百年爲上壽論年者以十爲差故尙年亦以十爲差近世於生日逢十曰正壽逢九曰做九逢一曰滿旬如七十一滿七十之旬者是亦曰開秩如七十一開八十之秩者是往歲府蒙協洽植庭先生偕沈夫人年六十爲壽於春甫編修粤西使署

又十年歲旃蒙敦牂春甫歷侍講學士視學湖北先生
偕夫人年七十泝江就養載言介景粤與楚予使轍嘗
至都人士自彼至者旣有侈學士之有以效璘養而備
諸福矣去年冬先生自楚還石埭學士亦還朝士出學
士門者將以今年冬先生生日壽先生竝壽夫人而乞
予爲之言予將言先生與夫人之八九十而學士復壽
於使署耶而其事已習予將言先生之砥行礪學如律
呂河渠專門者末之或先夫人又以恭儉慈惠相夫子
而昌其後耶而其理已信予將言先生之困諸生以高
才登拔萃科異日如漢伏生轅固之徵且起耶而學士

頌淸華侍尙書房於　皇家得稱師傅學士之所爲學與敎皆本先生之教與其學而其施愈廣其報愈侈子將何以爲言第自予稍通人事以來見庠序學校之彥非科名無以致身僅而得之如牛毛之有麟角後之人履其盛前之人處其難彼功深名遠之說當統一家爲言而不止以一身言言乎數則得失不常言乎理則陰隲見重先生誕生時伯考贈中憲大夫汝信公夢見堂之榜爲公名竟嗣爲後而本生考贈中憲大夫鳴瑞公學行備修與汝信公有經人師之目詩禮之澤蘊而日輝天欲使世之學子以積善績文爲勸故特於先生偕

壽且正壽之辰奉觴使署茝目聯聯歆羨贊歎相與爲上壽之辭其門人之未獲與者復以滿旬之次年順情達禮文而不浮質而不俚予爲推極其本以見理數之固然而先生子四人孫八人曾孫一人方熾昌保艾衍其慶於無旣焉匪且斯且匪今斯今請竢之八九十以上而肇之也可

敘州朱茗翁六十壽序

敘之郡瀕大江環山土地肥美鹽穀蔬果百產之饒甲他郡郡屬縣富順尤美童子試且二千人文亦較有法度故科名之士爲多其鄰縣興文試童子者僅十之一

往歲癸巳余按試敘郡與文兩朱生既籍名就試而邑之人訐之謂生父子係富順富順人則謂生祖父故與文學弟子員案驗既實乃令試與文借傳乙未借食餼丁酉彤生之次者以拔貢生舉於鄉其長者亦以鄉舉每詣予京邸述先世隱德與濟甫若翁行事今年冬十二月翁六十初度而德配黃夫人亦以來年秋七月躋六十長者試南宮倖得旋失次者試爲令山西乞予賀言以侑爵焉翁爲敘名族其先東絡公仕明始顯十餘傳而至于範公好善樂施年四十始舉翁翁少慧讀書輒了大義髫齡失恃而沈靜爽篤能得繼母歡弱冠補

博士弟子員事子範公至八十三而棄養喪葬無失禮黃夫人摒擋內政凡所以型家庭與遇鄉黨僚友者皆禮有以接恩有以愛移家富順後業漸起五子者文行亦益振與文既引翁父子爲重而富順人亦樂得以爲寓公夫朱之著黃如文公公家建陽已閱兩世而婺源乃其本貫且功令父子兄弟不得異籍欲改籍者必俟居新籍二十年後其舊籍又無可歸始得告之官入新籍夫豈爲其進取之難易而然凡以惇閭里之史聯墳墓之族使人優游漸漬而不自知也翁今年始杖鄉迴思兩生者童試之初忽忽十七年再後十七年而翁與

黄夫人且垂八十子若孫必日昌抑其所以致此之由吾願輿文人思之亦願富順人思之毋徒以物產之饒山川之淸淑爲相炫燿云爾

任樹屏七十壽序

天津上應箕斗間曰漢津亦曰析木之津箕在東方位木斗在北方位水水木分析處以箕爲次不曰析水而曰析木其次自南而北也都會勃碣理大物博財貨之阜甲畿近

天子省方五至瀛平淀淸蒙福無量今年春三月載勤

六宰慕恩喁喁需動雲集雖工作供頓一絲粟不

煩於民而禺筴所擅與將各罄其誠準古衢巷歌舞之義先期兩月爲樹屏任翁七秩之辰其子姓綵衣羅戲請予與其槩以諗於衆曰古七十曰老百二十曰壽語曰仁者壽又曰孝弟者爲仁之本孝弟而僅與犯上較其義似已淺矣唐張公藝九世同居以忍爲教忍與犯近而君子顧有取焉謂其無與於仁而未與於不仁之甚也仁無不讓禮之實在讓古之時公卿大夫田祿有以收其族其族又皆有職業而不盡待收於宗子後世無恆祿無恆產無恆業各自食而不以相顧甚者至於相爭苟與大功同財之義斷如秩如於以厲末俗而返

之於淳即報施有不爽耳翁仍世富厚繼乃中落伯兄旣蚤逝與季弟藏軒同心併力敦尚信義迄于今未嘗離析入其門誦弦之聲與籌算之聲相荅諸從子先後籍諸生子秉淳名在賢書趨承庭闈偕老具歌先是有窺伺不逞者欲以非法之法中翁兄弟主是牘者不逾時遘異疾以死翁兄弟故壘依然所業反以日起然後知孝弟之所以爲仁仁之效必壽今　國家化成仁讓太和翔洽薄海內外以五六世同居及親見七世受旌者不下五百家翁今七十藏軒六十五耳躋之八九十歲時子姓日益嗜讀書致身故業亦日盛此和氣感

召必然之理所爲數齒以待也翁之生以月正二日於古元日上壽者爲近固辭再三不得已而徇子弟之請閱月成禮斯亦翁禮讓之一節可以風世者故並誌之

壻上海喬淦玉繩覆校

白華後稿卷之十五

南滙吳省欽沖之纂　男　敬樞星華　撴沐起元　校字

壽序三

寧州朱坦垣五十偕壽序

寧之州爲洪都之右臂楚鄂之南屏其山旌陽鹿源毛竹幕阜其水修鶴源其產絲麻秔稻茶竹木其人習勤愼儉去爲賈及浪遊者鮮承學之彥薦紳士大夫相望歲壬子朱生學宗舉於鄉叩其系出婺源徙於寧且五百載叩其兩親年皆四十餘有弟二而生爲長今年生過夏留京師以尊甫坦垣翁生四十有八而是冬十一

月則母夫人五十設帨之辰江西之俗稱壽必於九謂之視九以四十八益一以五十損一合之皆四十有九而乞予言其槩予惟朱氏自仁亭先生博聞強識講明宋四子之學其行善不稍怠州之中推長者而夫人父副貢進士劍亭公之孫世章為余壬癸丑會試所得士嘗述其祖教甚篤當相攸時以坦翁卓犖有文章能寵其門閭夫人既嬪婦職修謹烹調縫紉繅櫛之屬不敢以諉媼婢慎終追遠凡襄禮勿之有悔而仁亭先生生坦翁唯授經之外命攝家政以世其學以世其德有後葑與吾不知其所以施與所以報者何如而春秋鼎富

足跋之而目逆之要亦事理所固然焉爾比世以來閒有自壽詩文其辭之者或亦過矯以人子而乞言壽其親於義無可譏惟是愛日之誠必宛委遷就以徇祝九之俗者得毋以天地之數非十不全陽數統陰至九已極太元八十一家此物此志大衍虛一用之尤不盡焉寧雖大州而三千里外碩雲侑觴討兩親之年合之曾未滿百者倘有二哉孝經言揚名言顯父母蓋揚其親有君子之名而親於是乎顯予之言詎足以顯翁與夫人而生之志乎名以既其實者必有以養翁與夫人之志而名且無窮歌詩荷琵之餘吾知親心遠慰必以為

生雖未侍側而炘然進一觥也夫

張封公七十壽序

水之流皆東獨吾邑東枕海築塘捍之黃浦帶其面南受海潮之北來者並浦支河潮至則流東潮退則流西潮行挾沙隨入不隨出易以閼墊旱潦無以備其牐港爲黃浦大支鹽塘自航頭北達下沙鎮六里又大支之小支也予家下沙鎮方童時鹽塘平若地邑尹韓侯於乾隆辛酉春治之是年予季父選拔萃旋舉鄉試董其役者劉述田王藻廷各以艱嗣舉子六十年來問事撈治而鎮東西有河亘二里居人稠聚堉飛灰棄舟浮水

不盈尺百貨壅阻微特旱潦之爲厲已嘉慶丁巳冬爲吾一山邑侯蒞政之三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於是治開港之身自曾滙至新場凡三十里治鹽塘及下沙鎭河凡八里克期蕆役沛然浩然萬口臚頌越明年戊午正月庚寅予弟省蘭擢貳工部二月壬子予擢臺長予何德於鄉之人而鄉之人若以爲予兄弟喜侯亦非市德於邑之人而邑之人德侯因德封公洙源先生先生於書無不窺餘究郡庠二十年省試不得志釋日遂行日修講求有用之學以貽吾侯者日進侯司鐸文登以民社爲治要以繁鉅爲治南滙以卓異薦孔子曰立身

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又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然則名非祿位之謂顯揚亦非如後世封誥其子之謂特君子之名得封誥其子之祿位而始顯予少習人事以還每見富貴致身必非無本若親民之吏利病遄及於民轉非若憲司以上者痌瘝與民遠隔之所以利吾邑者難得而具臚而三年報績　特予叙遷旣得乎事君立身之道以悅順乎先生卽牐港之利不在乎魚鰕萑葦之產并不在宣洩蓄備之節而在便民出入以阜往來行貨之財用至鹽塘止一小支下沙鎮河其利病止前後左右數里而

予家起跡多逢大興水利之年或者五行先水水德主
潤故湖汐所至之處或暗而生或涸而轉其民多蒙福
其官斯土者大都得氣遷去計吾侯之爲治如水有源
必禀庭訓口講指畫信而後勞由是胥吏不以侵欺工
役不以簡率予始聞啓滙至新揚之告浚方自忘其不
文將以碑紀其成績嗣又聞鹽塘蕆役適予兄弟疊蒙
恩擢之辰他時書之邑志有足徵祥異者縱祥異
不必徵而行水之利民不可不徵予惟先生覽揆七十
在巳未之春文孫　計偕公車許宴聞喜而羔羊朋
酒予兄弟不得以親與美侯之行道揚名得君以得親

者從此益大且遠而樂序之以爲壽

陳母郭太宜人六十壽序

皇上受禪之三年秋吾門陳君靜齋守絳五年矣遣人乞以文壽其母夫人問之曰明年六十也曰何以亟也曰豫也易元貞之義前十之年加一而成後十之年加一而生此潛邱閻氏之言也用豫斯用九也曰何以不告月若日也曰過時也月五日十六也曰未及時非過時也曰壽則稱六十也曰封太宜人何也曰初封孺人也母存父歿晉稱太也太宜人爲夔右姪少習禮尊甫定遠司訓仕徵公鍾愛之年十六繼配於封文林郎晉

贈奉政大夫　先生時營力鹽廠奔走日不暇而靜齋甫七歲女兄弟皆一太宜人慈愛備至修辦婚嫁之力視所生有加就養逾十年一如其在家在冷署非有事不衣帛不重肉園池隙地課芹韭以瀹食晨起率子婦治針黹職中饋以爲常乃奉政棄養時纖悉皆中禮其遇戚里皆有恩人以是賢太宜人又以是賢靜齋郎其爲繼母非繼母日習焉而若忘轉於五花書誥六曲書屏而後得其實也古者父子重而夫婦輕其繼室多以娣姪又繼母與慈母埒又其所以繼之故或早世或被出其夫曰繼耳其母其子亦曰繼耳繼耳孝已伯奇

之過雖聖賢無以刑之彼中有不足者則又避嫌而過
溺觀史册所傳子之善事者多母之善撫者鮮矣以天
下有不孝之子無不甚慈之母苟繼母之見化于子且
化於母而太和大順之治聞者見者誰不油然生孝弟
心也於戲繼母配父與因母同此爲人子言也繼母爲
父所出不服此爲爲繼母者言也先王制禮示繼母以
不敢不慈而示人子以不忍不孝孝慈之誼衰故涼薄
之風長當太宜人初撫靜齋時豈不期所生男女之至
有四而食其報者始自今即靜齋就塾時寧必料已之
獲報夫太宜人而紀其盛者亦自今此由我

聖朝仁讓帥從融洽燕遍庠序之教洊被閨門靜齋爲校官既能承其繼外祖之所以教者用慰太宜人之心逆用之劇縣而然用之方州而復然昔范文正公自以一生得力在官教授時起特文正於母有遺憾而靜齋于母有悛心是又所遭之幸不幸而非人之所爲也爲之序冀以詔人倫之矩而垂女史之箴焉爾

張母高太孺人八十壽序

倉吾邑之米於周浦徵諸民兌諸運丁漕諸黃浦以達通潞每十一二月閒功令克期當兹邑地氣較遲一二候産米少或糴自他邑若畸零雜碎之故他州府開艙

先後之次非開簽役弁丁不能運以行周浦蓋巨鎮諸弦撑販萃處塡委析縣置倉邑之長治漕來駐倉囂監不足以俵其家自仲冬至春孟兑竣乃返治不可緩亦不能以急仁和張侯雪舫莅政之三年歲壬戌正月十五日太夫人悅辰屆八十先一年十一月吉集僚友諸里老及戊午庚申辛酉三科分校省闈所得士奉壽觴而問序於予予於侯辱一日之知知其學之粹行之修又以見其政之美而不擾於民方太夫人歸晉揚太翁時翁少孤鮮兄弟棄舉業學廢舉策賴太夫人善操作以女紅佐不給每課侯習誦夜漏三四上始退於仲叔

子亦然既弗克逮尊嫜則迎所生兩親於家所生亦忘其爲無子慈惠恭儉雖臧獲未嘗加呵譴其壽也翳其德也杭俗近唐魏世族多以禮自持鮮驕奢侈靡之習牧民者多不敢自擾府庫而虐取其民邑境雖僻左秔稻之美吉貝之利魚蟹之美蓮塘梅鳴之勝民氣愿樸號易治大夫人習而安焉所少者桑土耳詩曰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稻者穤之專名其性黏故宜釀說文沛國謂稻曰穤是也秔特稻屬後世竟以稻爲秔穤之通名不知月令命大酋言秫稻豐年詩黍稌爲酒醴皆以稬釀酒之證其於秔無與今吾邑所漕之米皆

秔惟搭運間有穱穱斯宜釀醸以十月則介壽之在十
月後可知惟古人率以歲始上壽至唐元宗始以生日
立節名而遂世君臣往往各占令節爲生日生日之禮
非古養老之禮伊古養老古自五十始近世於生日之
届十日正壽於十有九日做九於十有一日滿秩誠以
愛日無窮至上壽而禮倍崇愛倍篤元夕又令節太夫
人適於是生而侯勤於所職恐及期而數十里之程官
事孼臨乃於獲稻之初預修觀燈之事年豐人和禳賕
燕喜於太夫人有詔穀之謀於侯有薦發之樂而於禮
一一因乎時合乎古予故據典徵之而僂指及門君太

夫人與俟所遇者其數數見哉過此以往雖歲舉可也抑幽詩人之義也

王孺人壽序

予里居敞門不復與賓客之事今年三月錢唐門人壬戌榜朱吉士廷慶來請言以上年冬歸省兩親蓋坦園封公年十七而爲學官弟子負文譽顧試累不售自廷慶及叔弟福年以乙卯登師門廷慶成進士之年次弟福慶亦以明經注校官皆同母產也庶母弟福皆福順福寧今次第就塾吾父雖不得志於身而心用少慰既退則以長句求序其母王夫人壽母少坦園一歲恭儉

慈惠恩義兼至今六月十一為六十帨辰請急言歸為
省其兩親而因以壽其母也予觀為酒介壽之義見於
風壽母之名見於頌非如近世為壽之文不根於古誠
以元辰令節無時不可上壽而非必有待于生日乃近
世父母年相差者其子求人合製雙壽之文事近不經
直與不知父母之年等父天也母地也父生母成其恩
誼無二乃或抑之使後或移之使前毋亦徇其名而忘
其實矣母今年六十當六十二時坦園始六十六十曰
耆耆未稱為老而古之養老自五十始由家而鄉而國
凡燕射食饗之節秩然有文若國老庶老尤必加之禮

以坦園之學行與日者當有纁幣相迎徵詣公車之事令妻偕老何娩乎古詩人所云而吉士兄弟學日勤名位日進所以先爲母壽後二年而復壽坦園者方未艾也吉士詩筆力健舉不徇乎世俗雙壽之文而先眷眷予一言其義創而文之體亦創爰質言之爲秉韋之導爾

壻上海喬淦玉繩覆校